尚書故實

唐 撫言（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故實

李綽 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幾輔叢書皆收有此書寶顏堂本在前故據以排印

尚書故實

唐 趙郡 李 綽 編

竇讜尚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於壯武多聞遠邁於貞臣綽避難圍田寓居佛廟秩有同於錐印跡更甚於酒傭叨遂迎塵每容侍話凡聆徽引必異尋常足廣後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者兼雜以詼諧十數節作尚書故實云耳

高祖太武皇帝本名輿文皇帝同上一字後乃删去嘗有碑版鑿處具在太武是陵廟中一本作神奉為母后追尊顏公曾抗疏極論為袁傪所沮而寢

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眞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為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天册府弧矢尺度蓋倍於常者太宗北逐劉黑闥為突厥所窘遂親發箭射退賊騎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歎伏神異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一作朝郊丘重禮必陳於儀衛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與法物同為煨燼矣然此卽劉氏斬虵劍之比也豈不有所歸乎

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日白鶴一作雲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號白雲先生故人謂車為白雲車至文宗朝並張騫海槎同取

入內。

有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干柳芳。嘗對芳念百韻詩。芳已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此君所念詩也。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寫錄。

又說漢武帝時。嘗有外域獻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勑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翳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書曰益典朕虞。蓋隨禹治水。撮山海之異。遂成書。郭弘農注解。

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

搆聖善寺佛殿僧惠範。以罪沒入其財。得一千三百萬貫。

元載破家。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石。

盧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黃白術。變瓦礫泥土立成黃金。賓護時在相國大梁幕中。皆目睹之。谷一日死於淮陰。賓護見范陽公敘言。公曰。王十五兄不死。後果有人於湘潭間見之。已變姓名矣。賓護既徙知廣陵。常亦話於崔魏公。公因說他日有王修能變竹葉爲黃金。某所目擊也。

進士盧融嘗說盧元公鎭南海日。疽發於髻。氣息憒然。有一少年道士。直來牀前。謂相國曰。本師知尙書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傳之。相國寵姬韓氏遂取膏藥疾貼於瘡上。至暮而較。數日平復。於倉皇之

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數重竝無出入處方知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融卽相國親密目驗其事因附於此

公自言四世祖河東公爲中書令着緋（綽安邑宅中曾有河東公任中書令着緋眞）又說傳遊藝居相位着綠

李師誨者畫蕃馬李漸之孫也爲劉從諫潞州從事知劉不軌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縣宰曾於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於蜀路早行見星墜於前遂圍數尺掘之得片石如斷磬其一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絛處尙光滑豈天上樂器毀而墜歟此石後流轉到綽安邑宅中

淸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語出諸子書檢尋未得）貞觀中褚河南裝背題處具在本張維素家收得（維素從申之子傳至相國張公弘靖元和中准宣索幷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時張公鎭幷州進圖表李太尉衡公作也）後中貴人崔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疋贖得經年忽聞款關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知淸夜圖在宅計閑居家貧請以絹三百疋易之周封憚其迫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果賫絹至後方知詐僞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鹽院時王庶人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得此圖然遂公所請因爲計取耳及十二家事起復落在一粉鋪內郭侍郎（承嘏）閽者以錢三百買得獻郭郭公又流傳至令狐家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實護親見相國說）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腦骨徹紅而潤澤抑異於常也

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僬僥人也

又說表弟盧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見仙人乘鶴而過別有數鶴飛在前後適覩自一鶴背遷一鶴背亦如人換馬之狀

國朝李嗣眞評事云顧畫屈居第一然虎頭又伏衞協畫北風圖（北風圖毛詩義）公平康里宅乃崔司業融舊第有司業題壁處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蜀王卽隋文之子楊秀也

又李汧公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納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兵部李員外約言汧公之子也識度淸曠迥分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棄官幷韋徵君況墻東遯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尤厚於張每與張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諗卽尙書公之羣從）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顒始也顒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者積十年厥功方就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爲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指說非也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

古碑皆有圓空。音孔蓋碑者悲本也。墟墓間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繩於空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有樹德政碑。亦設圓空。不知根本甚失。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公自述高伯祖嘉祐。開元中爲相州都督。廨宇有災異。郡守物故者連累。政將軍嘉祐終金吾將軍至。則於正寢整衣冠。通夕而坐。夜分忽肅屏間。聞歎息聲。俄有人自西廡而出。衣巾藍縷。形器憔悴。歷階而上。直至于前。將軍因厲聲問曰。是何神祇。來至於此。答曰。余後周將尉遲迥也。死於此地。遺骸尚存。願託有心。得畢葬祭。前牧守者。皆膽薄氣劣。驚悸而終。非余所害。又指一十餘歲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廡下。明日將軍召吏發掘。果得二骸。備衣衾棺器。禮而葬之。越二夕。復出感謝。因曰。余無他能報效。願裨公政節宣。水旱唯所命焉。將軍遂以事上聞。請置廟。歲時血食。上特降書詔褒異。勒碑敍述。今相州碑廟見在。

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官台州刺史。

河東公鎮幷州。上問有何事第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遠牧方州。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敕張嘉祐可忻州刺史。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張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者乎。

王平南廣。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吾諸事不足法。惟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焉。

宣平太傅相國贈公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遊芍陂。芍字今呼爲鵲革下芍藥之芍按魏志是芍音着多見里人負薪者。持碧

蓮花一朵。已傷器刃矣。云陂中得之。盧公後從事浙西。因使淮服話於太尉衞公。公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又徧尋於江渚間。亦終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蓋神異耳。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令既合節奏。有中章程。時座中有前將作李少監韞亦云曾見。

京城佛寺。率非眞僧。曲檻廻廊。戶牖重複。有一僧室。當門有櫃。局鎖甚牢。竊知者云。自櫃而入。則別有幽房邃閣。詰曲深嚴。囊橐奸回。何所不有。

牛相公僧孺鎭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姓。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駈逐必盧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十年前有人他處見猶在。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冢晉時衞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準·出春秋後序文選中注出·不記名

王內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書求櫻桃來禽。日給藤子。來禽言味甘來禽也俗作林檎又云胡桃種已成矣。又問司馬相如楊子雲有後否。蜀城門是司馬錯所製存乎。

盧元公鈞奉道。暇日與賓友話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某有表弟韋卿材。大和中選授江淮縣宰赴任。出京日。親朋相送。離灞滻時已曛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覺道路漸異。非常日經過處。既而望中有燈燭熒煌之

狀林木蔥蒨似非人間頃之有謁于馬前者如州縣候吏問韋曰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頃復有一人至前謂謁者曰既至矣則須速報上公韋問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對卻走而去逡巡遞聲連呼曰上公屈韋下馬趨走入門則峻宇雕墻重廊複閣侍衛嚴肅擬於王侯見一人年僅四十戴平上幘衣素服遙謂韋曰上階韋拜而上命坐慰勞久之亦無肴酒湯果之設徐謂韋曰某因世亂百家相糺竄避於此推某爲長強謂之上公爾來數百年無教令約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塵俗之幸也不可久留當宜速去命取綃十疋贈之韋出門上馬卻尋舊路迴望亦無所見矣半夜朧月信馬而行至明則已在官路逆旅暫歇詢之於人且無能知者取綃視之光白可鑒韋遂驟卻入關詣相國具述其事因以戔戔分遺親愛相國得綃亦裁制自服韋云約其處乃在驪山藍田之間蓋地仙也

顧況字逋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善畫者王默爲副知也

世言牡丹花近有蓋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張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

又說顧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洲叫一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

有黃金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顏同房否對曰別洞黃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人雖哈之亦賞其眞實也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帝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臣書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不悅。後嘗以楸筆書。恐爲帝所忌故也。

陸暢字達夫。常爲韋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搆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銀三鋌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又云士張林說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齊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名）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歸。謂之蘇杜（烏講反）。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陁僧也。

□州謝眞人上昇前。玉帝錫以鞍馬。爲信。意者使其安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紫皇之前矣。一日眞人於紫極宮置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霅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睹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鐫字皆須妙於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草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公云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卽煞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又南中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屠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中。或謂之禳災者。眞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瑯琊王也。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存乎。方慶遂集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一卷進上。后命崔融作序。謂爲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也。

今延英殿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驟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對於小延英。自此始也。

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踐歷五院者共三人。爲李商隱張魏公延賞溫僕射造也。

裴岳者久應舉。與長興于左揆友善。曾有一古鏡子。乃神物也。于相布素時得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賓護與岳微親面詰之。云不虛。旋亦墜失。

陳朝謝赫善畫。嘗閱秘閣。歎伏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爲若見眞龍。

陶貞白所著太淸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耶劒。皆以銅鑄非鐵也。按隋居。古今刀劍錄云。自古好刀劍。多投伊水中以禳脉人之妖。蓋伊水中有怪異似人。脉歷已下至脚。有首鼻口耳手足。常損害人矣。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詔徵聘於車中。化爲大鳥飛去。墜三翮於地。今有大翮山在常山郡界。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公云牧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間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以他事贖死。盧氏縣南山堯女塚。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並玉盌。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卽塚果有開處。旋獲其盜。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稱皆在商州冶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公前歲自京徒步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具如所說。然史傳及地里書竝不載此塚。且堯女舜妃也。皆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於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卽此塚果何人哉。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門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梁蕭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引。皆名公之詞也。

杜紫微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又杜公自述．不曾歷小比．此必傳之誤．

楊祭酒敬之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詩惣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科也．

東都頃千瓶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尙書匡寶惜有年．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公除潞州旗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書．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歎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

京師書儈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眞僞無逃焉．王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其時急切．減而　賑之曰．錢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太冲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

嘗有一淪落衣冠．以先人執友方爲邦伯．因遠投謁．冀有厚需．及謁見．卽情極尋常．所賚至寡．歸無道路之費．愁怨動容．因閑步長衢．歎吒不已．忽有一人衣服垢弊．行過于前．迴目之曰．公有不平之氣．余願知之．因具告情旨．答曰．止於要厚郵小事耳．今夜可宿某舍．至暮往．卽已遲望門外．遂延入．謂之曰．余隱者也．見爲縣獄卒．要在濟人之急．既夜分．取一椀．合于面前．俄頃揭看．見一班白紫綬者．纔長數寸．此人詬責之曰．與人有分．不卹其孤．可乎．紫衣者．遜謝久之．復用椀覆於地．更揭之．則無有矣．明日平旦．聞傳聲

覓某秀才甚急。往則紫衣歛板以待。情義頓濃。遂贈數百緡。亦不言其事。豈非仙術乎。　經云佛教上屬鬼宿。蓋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衰矣。吳先生嘗稱有靈鬼錄。佛乃一靈鬼耳。

李抱眞之鎭潞州也。軍資匱闕。計無所爲。有老僧大爲郡人信服。抱眞因詣之。謂曰。假和尙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眞曰。但言請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卽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眞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仍升座執爐。對衆說法。抱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駢塡。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眞密已遣人塡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竝灰。數日藉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又說洛中頃年有僧得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瑠璃器中。晝夜香燈檀施之利。日無虛焉。有士子迫於寒餒。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瞻。僧遂出甁授與。遽卽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聞喜。遂贈二百緡。仍取萬病丸與喫。俄頃洩痢。以盆盎貯瀉而收之。此一事。東都儲隱說。後卽江表詩人路豹所爲。豹非苟於利者。乃剛正之性。以懲無良。豹與張祜崔涯三人。爲文酒之侶也。

章仇兼瓊鎭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一作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雕鶚。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則神如凝。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菓實飮饌之味。亦不知其所自。句日方精神如初。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人要術幷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饊餅桓玄嘗盛具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涴玄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

昌黎生者名父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俄有以故人子憫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也

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竝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西平王始將禁軍在蜀戍巂與張魏公不叶及西平功高居相位德宗欲追魏公者數四慮西平不悅而罷後上令韓晉公善說然後竝處中書一日因內宴禁中出瑞錦一疋令繫兩人一處以示和解之意

潞州啓聖宮有明皇帝欹枕斜書壁處並腰鼓馬槽竝在公爲潞州從事皆見之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往住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禿筆頭十瓮每瓮皆數石人來覓書並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爲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爲退筆塚自製銘誌

孫季雍著蓼經。又有著蓼略者。言蓼用吉禮。僧尼竝不可令見之也。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後自寫所製詩幷書。同爲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郭侍郎（承嘏）嘗寶惜書法一卷。每攜隨兵。初應舉就維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絹裹置於篋中。及納所寶書帖。卻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恩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於棘圍門外。見一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而許之。逡巡覺程試往而易書帖出授公。公媿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自以錢送諸興道。款關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父死三日。方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棘圍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而去。余在京。曾侍太傅相國盧公宴語。親聞其事。今又得於張公。方審其異也云耳。

唐摭言

(一)

王定保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裨海及雅雨堂叢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裨海非足本雅雨本有脫誤處學津本已補正故據學津本排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舊本不題其里貫其序稱王溥爲從翁則溥之族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定保爲吳融之壻光化三年進士喪亂後入湖南五代史南漢世家稱定保爲邕管巡官遭亂不得還劉隱辟置幕府至劉龔僭號之時尚在其所終則不得而詳矣考定保登第之歲距朱溫簒唐僅六年又序中稱溥爲丞相則是書成於周世宗顯德元年以後故題唐國號不復作內詞然定保生於咸通庚寅至是年八十五矣是書蓋其暮年所作也同時南唐鄉貢士何晦亦有唐摭言十五卷與定保書同名今晦書未見而定保書刻於商氏稗海者刪削大半殊失其眞此本爲松江宋賓王所錄末有跋語稱以汪士鋐本校正較稗海所載特爲完備近日揚州新刻即從此本錄出惟是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分六十三門而此本實一百有三門數目差舛不應至是豈商濬之前已先有刪本耶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可爲永鑒不似他家雜錄但記異聞已也據定保自述蓋間之陸扆吳融、李渥顏蕘王溥王渙盧延讓楊贊圖崔籍若等所談云

唐摭言目錄

卷一

統序科第
會昌五年舉格節文
述進士下篇
兩監
東監
廣文
試雜文
謁先師
貢舉釐革幷行鄉飲酒
述進士上篇
散序進士
西監
鄉貢
兩都貢舉
朝見
進士歸禮部

卷二

京兆府解送
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序
廢等第
置等第

府元落
等第罷舉
海述解送
得失以道

卷三

散序
期集
過堂
讌名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卷四

節操
師友

卷五

切磋
等第未爲狀元
爲等第後久方及第
爭解元 叩頁院門求試後到附
恚恨

謝恩
點檢文書
關試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與恩地舊交
氣義

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

卷六

公薦門生薦坐主師友相薦附

卷七

起自寒苦不第即貴附

升沈後進

卷八

通榜

陰注陽授

聽響卜

遭遇

誤放

爲鄉人輕視而得者

已落重收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好放孤寒

知己

王司撓悶

夢

自放狀頭

友放

憂中有喜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放老

別頭及第　及第後隱居
入道

卷九

防慎不至　誤掇惡名
好知己惡及第　好及第惡登科
敕賜及第　表薦及第
惡得及第　芳林十哲
四兇

卷十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海敍不遇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卷十一

反初及第　反初不第
無官受黜　薦舉不捷
已得復失　以德報怨

惡分疎
卷十二
自負
設奇沽譽
卷十三
敏捷
惜名
卷十四
主司稱意
卷十五
雜記
閩中遇士
舊語
沒用處
怨怒（戇直附）
輕佻（戲謔嘲詠附）
酒失
矛盾
無名子謗議
主司失意
條流進士
賢僕夫
切忌

唐摭言卷一

五代　王定保　撰

統序科第

周禮鄉大夫具鄉飲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舉賢者貢于王庭非夫鄉舉里選之義源於中古乎夫子聖人始以四科齒門弟子後王因而範之漢革秦亂講求典禮亦解循塗方轍以須賢俊考德行則升孝廉而激浮俗掄道藝則第雋造而廣人文故郡國貢士無虛歲矣繇是天下上計集于大司徒府所以顯五教于萬民者也我唐沿隋法漢孜孜矻矻以事草澤琴瑟不改而清濁殊塗丹漆不施而豐儉異致始自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敕諸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爲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厥有沿革錄之如左

貢舉釐革并行鄉飲酒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敕應諸州貢士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所宜貢之解送之日行鄉飲禮牲用少牢以官物充

會昌五年舉格節文

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外州府舉士人等脩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所在監及官學仍精加

考試。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經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請送三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人。其隸名明經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同華、河中、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荊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鄜坊、宣商、涇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陝虢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德、魏博、澤潞、幽、孟、靈、夏、淄青、鄆曹、兗海、鎮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人。明經不得過十五人。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七人。明經不得過十人。其諸支郡所送人數。請申觀察使爲解都送。不得諸州各自申解。諸州府所試進士雜文。據元格並合封送省。准開成三年五月三日敕落下者。今緣自不送。所試以來。舉人公然拔解。今諸州府所試。各須封送省司檢勘。如病敗不近詞理。州府妄給解者。試官停見任用闕。

述進士上篇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繇是趙儉等嘗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古者閭有序。鄉有庠。以時教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則升于諸侯之學。諸侯歲貢其尤著者。移之于天子。升于太學。故命曰造士。然後命焉。周禮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以告于王者。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若列之于科目。則俊秀盛于漢魏。而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孫伏伽皆隋之進

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於貞觀。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贊神授。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述進士下篇

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補。其略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又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人。故爭名常爲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韓中丞儀。嘗有知聞近過關試。儀以一篇紀之曰。短行納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如留春色與明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託人爲詞賦。非謂白薦。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爲離會。藉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亦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于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有十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脩有焉。

散序進士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可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儅儻之才。

變通之術。蘇、張之辨說。荊、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宏羊之書計。方朔之詼諧。咸以是而晦之。脩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所無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獨孤及撰河南府法曹參軍張從師墓誌云。從師祖損之。隋大業中進士甲科。位至侍御史。諸曹員外郎。損之生法。以碩學麗藻名動京師。亦舉進士。自監察御史爲會稽令。

兩監

按實錄。西監。隋制。東監。龍朔元年所置。開元已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爲恥。李華員外寄趙七侍御詩。略曰。昔日蕭邵友四人。纔成童。（華與趙七侍御驛、蕭十功曹穎士、故邵十六司倉軫、未冠遊太學。皆苦貧共幣。五人登科。相次典校。）邵後二年擢第。以寃橫貶卒南中。又郭代公崔湜、范履冰輩。皆由太學登第。李肇舍人撰國史補。亦云天寶中袁咸用、劉長卿、分爲朋頭。是時常重兩監。爾後物態澆漓。稔于世祿。以京兆爲榮美。同華爲利市。莫不去實務華。棄本逐末。故天寶二十載敕。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斯乃救壓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雖拘之以法。猶不能勝。矧或執大政者。不常其人。所立既非自我。則所守亦不堅矣。繇是貞元十年已來。殆絕於兩監矣。貞觀五年已後。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置學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員。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至永淳已後。乃廢。龍朔二年九月敕。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各絹三匹。四門學生各絹二匹。雋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學各絹一匹。皆有酒脯。其分束脩三分

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年國子監所管學生。國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藝業優長者爲試官。仍長官監試。其試者。通計一年所授之業。口問大義十條。得八已上爲上。得六已上爲中。得五已下爲下。類三不及。在學九年。律生六年不任貢舉者。並解退。其從縣向州者數下第。並須通計。服闋重任者不在計限。諸博士助教皆分經授。每一經必令終講。未終不得改業。開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諸州縣學生。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弟若庶人。並年二十已下。通一經已上。未及一經而精神聰悟有文詞史學者。每年銓量擧送。所司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卽諸州貢人者試下第情願入學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尙書省補。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州縣學生。取郭下縣人替。諸州縣學生。習本業之外。仍令兼習吉凶禮。公私有禮事。令示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諸百姓立私學。其欲寄州縣學授業者亦聽。會昌五年正月敕、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脩明經進士業者。並宜隸名太學。外州寄學及士人。並宜隸名所在官學。仍永爲常制。

西監

元和二年十二月。奏兩京諸館學生。總六百五十員。每館定額如後。兩京學生五百五十員。國子館八十員。太學七十四員。四門館三百員。廣文館六十員。律館算館各十員。又奏、伏見天寶已前。國學生其數至多。並有員額。至永泰後。西監置五百五十員。東監近置一百員。未定每館員額。今謹具每館定額如前。伏請下禮部准格補置。敕旨依。

東監

東監元和二年十二月敕、東都國子監量置學生一百員。國子館十員。太學十五員。四門五十員。律館十員。廣文館十員。書館三員。算館二員。

鄉貢

鄉貢里選。盛於中古乎。今之所稱。蓋本同而末異也。今之解送。則古之上計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博士奉常通古今員數十人。漢置五經而已。太常選民年十八已上好學者。補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順于鄉黨者。令與計偕。受業太常。如弟子一歲輒課。通經藝。補文學掌故上第爲郎。其秀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材不事學者罷之。若等雖舉於鄉。亦由於學。兩漢之制。蓋本乎周禮者也。有唐貞元已前。兩監之外。亦頗重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生而已。爾後膏粱之族。率以學校爲鄙事。若鄉貢。蓋假名就貢而已。景雲之前。鄉貢歲二三千人。蓋用古之鄉貢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龍石白水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內張守貞一人鄉貢。開耀二年。劉思元下五十一人。內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劉廷奇下五十五人。內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閏七月二十四日。劉廷奇重試下十六人。內康庭芝一人。長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溫玉稱蘇州鄉貢。景龍元年。李欽讓稱定州鄉貢。附學爾來鄉貢漸廣。率多寄應者。故不甄別于榜中。信本同而末異也。明矣。大歷中。楊綰疏請復舊章。貴全乎實。尋亦寢於公族。垂空言而已。

廣文

天寶九年七月詔、於國子監別置廣文館。以舉常脩進士業者。斯亦救生徒之離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無高下。貞元八年。歐陽詹第三人。李觀第五人。邇來此類不乏。暨大中之末。咸通乾符以來。率以爲末第。或曰鄉貢、賓也。學生、主也。主宜下於賓。故列於後也。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思矯其弊。故特置吳仁璧於蔣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職。及第者復循常而已。悲夫。

兩都貢舉

永泰元年始置兩都貢舉禮部侍郎官號皆以知兩都爲名每歲兩地別放及第自大歷十一年停東都貢舉是後不置

試雜文

進士科與雋秀同源異派所試皆荅策而已兩漢之制有射策對策二義者何射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也對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如公孫宏董仲舒皆由此而進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舊章垂拱元年吳師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後敕批云略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秖一人意欲廣收其材通三者並許及第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元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放八策尋以則天革命事復因循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於榜中矣

朝見

國朝舊式天下貢士十一月一日赴朝見長壽二年拾遺劉承之上疏請元日舉人朝見列於方物之前從之見狀臺司接覽中使宣口敕慰諭建中元年十一月朝集使及貢士見於宣政殿兵興已來四方不上計內外不會同者二十五年矣今計吏至一百七十三人矣仍令朝集使每日二人待制

謁先師

開元五年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于天府。揚于王庭。重學尊師。興賢進士。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子大夫復臻于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飡。乙夜觀書。分宵不寐。悟專經之義。篤學史之文。永懷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奬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爲之開講。質問其義。宜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舉人。亦准其日。清資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觀禮。卽爲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習才也。

進士歸禮部

雋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李昂員外。性剛急。不容物。以舉人皆飾名求稱。搖蕩主司。談毀失實。竊病之而將革焉。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時。求聲於人者。當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乃舉權於昂。昂怒。集貢人。召權庭數之。權謝曰。人或猥知。竊聞於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典。將與衆評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權謂衆曰。向之言。其意屬吾也。吾誠不第決矣。又何藉焉。乃陰求昂瑕以待之。異日會論。昂果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夫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昔有雅什。常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嘻笑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閒。豈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時國家寧謐。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聞惶駭蹶起。不

知所酬，乃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強愎。不受囑請。及有請求者。莫不先從。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郎專之矣。

論曰。永徽之後。以文儒亨達。不由兩監者稀矣。于時場籍先兩監而後鄉貢。蓋以朋友之臧否。文藝之優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揚去就。與衆共之。有如趙邵蕭李。（趙驊・邵軫・蕭穎士・李華・）婁郭苑陳。（婁師德・郭元振・苑咸・陳子昂・）靡不名遂功成。交全契分。洎乎近代。厥道寖微。玉石不分。薰猶錯雜。長我之望殊軼。遠方之來亦乖。止謂羣居。固非瓦合。是知生而知之者性也。學而知之者習也。渾金璞玉。又何追琢之勞乎。潢汙行潦。又何板築之置乎。紵衣之獻。彼跡疎而道親也。畫龍之刻。斯面交而心賊也。後之進者。定交擇友。當問道之何如。

唐摭言卷二

京兆府解送

神州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落由暨咸通乾符則爲形勢吞噬臨制近同及第得之者互相誇詫車服侈靡不以爲僭仍期集人事貞實之士不復齒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其始末錄之如左

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敍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選才以百數爲名等列以十人爲首起自開元天寶之世大歷建中之年得之者搏躍雲衢階梯蘭省卽六月沖霄之漸也今所傳者始于元和景戌歲次敍名氏目曰神州等第錄

廢等第

開成二年大尹崔珙判云選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司送名豈合差第今年不定高下不鎖試官既絕猜嫌暫息浮競差功曹盧宗回主試除文書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狀爲先後試雜文後重差司錄侯雲章充試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珙出鎭徐方復置等第

大中七年韋澳爲京兆尹榜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

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唯務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爲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肩之日。曾非考覈。盡繫經營。奧學雄文。例舍於貞方。寒素增年。矯貌盡取於朋比。羣強雖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居畿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鑑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況在管窺。實難裁處。況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解不合區分。其今年所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爲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

置等第

乾符四年崔清爲京兆尹。復置等第。差萬年縣尉。公乘億爲試官。　試火中寒暑退賦。　殘月如新月詩。

李時。文公孫。韋碏。沈駕。羅隱。劉蓁。倪曙。

唐駢。周繁。池人。善賦。吳廷隱。　賈涉。其年所試八韻。涉擅場。而屈其等第。

府元落

郭求。元和元年。楊正舉。六年。唐炎。八年。高鈭。九年。平曾。長慶二年貶。

崔伸。寶歷二年罷。韋鋋。太和二年。鄭從讜。開成二年。韋琮。乾寧二年。

等第末爲狀元

李固言。元和七年。

等第罷舉

劉黯。　田牟。並元和七年　張倓。　韋元佐。並元和八年

孟夷。十二年。　韋璟。十四年。　辛諒。　崔慤。

薛渾。並長慶元年。　韋澔。　李餘。並二年。　郭崖。三年。

李景方。　盧鎰。並寶歷元年。　韋放。二年。　元道。

韋衍。並大和二年。　殷恪。　劉筠。並八年。　崔瀆。開成二年。

胡澳。　樊宗。並卒。　溫岐。四年。　蘇佾。卒

韓宁。會昌二年。　李謇。　韓肱。並三年。　魏鎔。

孫瑰，並卒四年。　韋碏。　沈駕。　羅隱。

周繁。並乾符三年。

爲等第後久方及第

韋力仁。　趙蕃。並三年。　黃頗。　劉棨。後二十一年。

論曰。孟軻言遇不遇命也。或曰。性能則命通。以此循彼。匪命從於性耶。若乃大者科級。小者等列。當其角逐文場。星馳解試。品第潛方於十哲。春闈斷在於一鳴。奈何取舍之源。殆不踵此。或解元永黜。或高等尋休。黃頗以洪奧文章。蹉跎者一十三載。劉棨以乎漫子弟。汨沒者二十一年。溫岐濫竄於白衣。羅隱負冤

於丹桂。由斯言之。可謂命通性能。豈曰性能命通者歟。苟怫於是。何姦宄亂常不有之矣。京兆府解試比。同禮部三場試。集寇之後。並只就一場耳。

海述解送

荊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蛻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略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爭解元　叩頁院門求試後到附

同華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榜云。特加置五場。蓋詩、詩、文、賦、帖經爲五場。常年以淸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寖去。唯盧宏正尙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宏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宏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從事霍。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試登山采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當。遂奪宏正解元。後宏正自巫郎將判鄠。俄而爲植所據。宏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鄠務。又中老拳。復日試破竹賦。咸通末。永樂崔侍中廉問江西。取羅鄴爲督郵。鄴因主解試時。尹璞自遠來求計偕。璞有文而使氣。鄴挾私黜之。璞大恚怒。疏鄴云。羅鄴諱則。則可知也。鄴父則。爲餘杭鹽鐵小吏。白樂天典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自負詩名。以首冠爲已任。既而徐凝後至。會郡中有宴。樂

天諷二子矛楯祐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祐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又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凝奪之矣

大中中紇干嵕與魏鐇爭府元而紇干屈居其下翌日鐇暴卒時嵕父方鎮南海由是爲無名子所謗曰離南海之日應得數斤當北闕之前未消一捻因此嵕兄弟皆罷舉張又新時號張三頭（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

國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道殣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爲意江西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爲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爲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于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常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怠時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者歲常不下數輩

合淝李郎中羣始與楊衡符載等同隱廬山號山中四友（內一人不記姓名）先是封川李相遷閣長會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執辭之際屢以文柄迎賀於公公曰誠如所言廬山處士四人儻能計偕當以到京兆先後爲齒既公果主文於是擁旌旗造柴關激之而笑時三賢皆膠固唯合淝公年十八矍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書就貢比及京師已鎖貢院乃搥院門請引見公問其所止荅云到京後時未遑就館合淝神質瓌秀主副爲之動容因曰不爲作狀頭便可延於吾廬矣楊衡後因中表盜衡文章及第詣闕尋其人遂

舉亦及第或曰見衡業古調詩其自負者有一一鶴聲飛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頗憤怒既而問曰且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笑曰猶可恕矣符載後佐李鷟爲江西副使失意去從劉闢已上李翺與楊衡符載等事一節事意年代前後不相接差互尤甚

高貞公郢就府解後時試官別出題目曰沙洲獨鳥賦郢援筆而成曰歙有飛鳥在河之洲一飲一啄載沈載浮賞心利涉之地浴質至清之流其年首送

得失以道

李翺與弟正辭書貞元末正辭取京兆解翺不送翺故以書勉之其書曰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猶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人之所憂也吾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到於天人之際耳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乎心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也如非吾力也雖盡其十秖益動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俗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沒千餘歲矣吾不及見其人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者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則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

也。吾不能知其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爾。

悲恨

太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魏相公謇。深銜之。會昌中。回爲刑部侍郎。謇爲御史中丞。嘗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於閤門。謇曰。某頃歲府解。蒙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于此。回應聲答曰。經（上呼）如今也不送。謇爲之色變。益懷憤恚。後回謫牧建州。謇大拜。回有啓狀。謇悉不納。既而回怒一衙官。決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切恨停廢。後因亡命至京師。接時相訴冤。諸相皆不問。會停午憩于槐陰。顏色憔悴。傍人察其私詰之。其人具述本意。於是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詣之。言訖。魏公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即如所誨。望塵而拜。導從問。對曰。建州百姓訴冤。公聞之。倒持麈尾。敲檐子門令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於是爲魏相極力鍛成大獄。時李相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却廻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於貶所。

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爲試官不送。肇有啓謝曰。巨鼇戴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某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展。深慙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土。巨鼇戴

之豈非首冠耶一座聞之大笑

華良夫嘗爲京兆解不送良夫以書讓試官曰聖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餘人良夫之族未有登是科者以此慨歎憤惋從十歲讀書學爲文章手寫之文過於千卷

王泠然與御史高昌宇書曰僕之怪君甚久矣不憶往日任宋城縣尉乎僕稍善文章每蒙提奬勤勤見過又以齊盱叨承恩顧銘心在骨復聞升進不出臺省當爲風波可望故舊不遺近者伏承皇皇者華出使江外路次于宋依然舊遊門生故人動有十輩蒙問及者衆矣未嘗言泠然明公縱欲高心不垂半面豈不畏天下窺公侯之淺深與著綠袍乘瘦馬蹌蹌正色誰敢直言僕所以數日伺君望塵而拜有不平事欲圖於君莫厭多言而彰公短也先天年中僕雖幼小未閑聲律輒參舉選公既明試量擬點額僕之枉落豈肯緘口是則公之激僕僕豈不知公之辱僕僕終不忘其故亦上一紙書蒙數徧讀重相摩奬道有性靈云某年來掌試仰取一名於是逡巡受命匍匐而歸一年在長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在家園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雖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雲天下進士有數自河以北唯僕而已光華藉甚不是不知君須稍垂後恩雪僕前恥若不然僕之方寸別有所施何者故舊相逢今日之謂也僕之困窮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僕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遠君是御史僕是詞人雖貴賤之間與君隔闊而文章之道亦謂同聲而不可以富貴驕人亦不可以禮義見隔且僕家貧親老常少供養兄弟未有官資嗷嗷環堵菜色相看貧而賣漿值天涼今冬又屬停選試遣僕爲御史君在貧途見天下文章

精神氣調得如王子者哉。實能憂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貴。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爲僕索一婦。明年爲留心一官。幸有餘力。何惜些些。此僕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頂上相戴。儻也貴人多忘。國士難期。使僕一朝出其不意。與君並肩臺閣。側眼相視。公始悔而謝僕。僕安能有色於君乎。僕生長草野。語誠觸忤。幷詩若干首。別來三日。莫作舊眼相看。山東布衣。不識忌諱。冷然頓首。論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又曰。求己不責於人。君子振跡發身。咸覬善地。反之於已。何得喪之不常。望之於人。則愛憎之競作。王泠然之負氣。推命何疎。魏丞相之復仇。尤人太過。陵轢險詖二子得之。有若李文公誨弟之書。華良夫于時之啓。所謂君子之儒也。徐凝馬植。豈非得之。且武當垂名於不朽。尹璞所謂雖文何益。後之學者。得不以爲炯戒哉。

唐摭言卷三

散序

定保生於咸通庚寅歲。時屬南蠻騷動。諸道徵兵。自是聯翩。寇亂中土。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故治平盛事。罕得博聞。然以樂聞科第之美。嘗諮訪於前達。間如丞相吳郡公展、翰林侍郎濮陽公融、恩門右省李常侍渥、顏夕拜堯、從翁丞相溥、從叔南海記室煥、其次同年盧十三延讓、楊五十一贄、圖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許人。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於心。退則編之於簡策。始以進士宴遊之盛。案李肇舍人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爲下第舉人。其筵席簡率。器皿皆隔山拋之屬。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遠。爾來漸加侈靡。皆爲上列所據。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安遊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爲進士團。初則至寡。洎大中咸通已來。人數頗衆。其有何士參者。爲之酋帥。尤善主張筵席。凡今年纔過關宴。士參已備來年遊宴之費。繇是四海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時號長安三絕。（南院主事鄭容、中書門下張良佐、幷士參爲三絕。）團司所由百餘輩。各有所主。大凡謝後。便往期集院。（團司先於主司宅側稅一大第。與新人期集。）院內供帳宴饌。卑於輦轂。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後。便請一人爲錄事。（舊例率以狀元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常詰旦至期集院。常宴則小科頭主張。大宴則大科頭。縱無宴席。科頭亦逐日請給茶錢。（平時不以數。後每人日五百文。）第一部樂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見燭皆倍。科頭皆重分。遍

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爲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妨一日春。敕下後。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其被袋。狀元錄事同檢點闕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牀。車馬闐塞。莫可殫述。洎巢寇之亂。不復舊態矣。

謝恩

狀元已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入門。並敍立於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列席褥。東面西向。主事揖狀元已下。與主司對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訖。主事云。請諸郎君敍中外。狀元已下。各各齒敍。便謝恩。餘人如狀元禮。禮訖。主事云。請狀元曲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衣鉢謂得主司名第。其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愚泣而謝。如踐世科。即謝衣鉢。）謝訖。即登階。狀元與主司對坐。于時公卿來看。皆南行敍坐。飲酒數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禮亦不常。即有於都省致謝。公卿來看。或不坐而去。）三日後。又曲謝。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

期集

謝恩後。方詣期集院。大凡敕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詣主司之門。然三日後。主司堅請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團司所由。詣參狀元後。便參衆郎君。拜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隻東雙西。其日醵罰不少。又出抽名紙錢。每人十千文。其斂名紙見狀元。俄於衆中驀抽三五箇。便出此錢鋪底。一自狀元已

下。每人三十千文。

點檢文書

狀元錄事具啟事。取人數。主司於其間點請三五人。工於八韻五言者。或文字乖訛。便在點窠矣。大約避廟諱、御名、宰相諱。然三十所製。分爲兩卷。以金銅軸頭青縹首進上。

過堂

其日。團司先於光範門裏東廊。供帳備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參見。于時。主司亦召知聞三兩人會於他處。此筵罰錢不少。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座主過中書。宰相橫行。在都堂門裏敍立。堂吏通云。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有一吏抗聲。屈主司乃登階。長揖而退。立於門側。東向。然後狀元已下敍立於階上。狀元出行致詞云。今月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在左右下卽云慶懼。言訖退揖。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稱訖。堂吏云。無客。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攔簡。舍人公服靸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隨事敍杯酒。列於階前。鋪席褥。請舍人登席。諸生皆拜。舍人答拜。狀元出行致詞。又拜。答拜如初。便出於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當時詣宅謝恩。便致飮席。

關試

吏部員外。其日於南省試判兩節。諸生謝恩。其日稱門生。謂之一日門生。自此方屬吏部矣。

讖名

大相識．主司在具慶．次相識．主司在偏侍．小識相．主司有兄弟．聞喜．敕主宴．櫻桃．月燈．打毬．牡丹．看佛牙．每人二千以上

佛牙樓．寶壽．定水．莊嚴皆有之．寶壽量成佛牙．用水精函子盛銀菩薩捧之．然得一僧跪捧菩薩．多是僧錄或首座．方得捧之矣．關醾．此最大宴．亦謂之離筵．備述於前矣．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郭代云．十八擢第．其年冬制入高等．

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絕寄舊同年曰．金榜題名墨上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間每被紅粧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關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下題名．故貞元中．劉太眞侍郎試慈恩寺望杏園花發詩．會昌三年．贊皇公爲上相．其年十一月十九日．敕諫議大夫陳商守本官．權知貢舉．後因奏對不稱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申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寖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及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

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爲宴樂並無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爲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奉敕宜依於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蓋贊皇公不由科第故設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復舊態

曲江遊賞雖云自神龍以來然盛於開元之末何以知之案實錄天寶元年敕以太子太師蕭嵩私廟逼近曲江因上表請移他處敕令將士爲嵩營造嵩上表謝仍議令將士創造敕批云卿立廟之時此地閑僻今傍江脩築舉國勝遊與卿思之深避喧雜事資改作遂命官司承已拆除終須結構已有處分無假致辭

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負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會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領一小僮避雨於此穎士見其散冗頗肆陵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父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也穎士常造門未之面極所驚愕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命引至廡下坐而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復曰子負文學之名倨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于揚州功曹尚書榜裴起部與邠之李摶先輩舊友摶以詩賀廷裕曰銅梁千里曙雲開仙笋新從紫府來天下也張新羽翼世間無復舊塵埃嘉禎果中君平卜賀喜須斟卓氏盃應笑戎藩刀筆吏至今泥滓曝魚鰓既而復以二十八字謔之曰曾隨風水化凡鱗安上門前一字新聞道蜀江風景好不知何似杏園春裴有六韻答曰何勞問我成都事亦報君知便納降蜀柳籠堤煙矗矗海棠當戶鬱雙雙富春不並窮師子濯錦全勝旱曲江高卷絳紗楊氏宅（時主文寓楊子院故有此句）半垂紅袖辟濤窗浣花泛鴈詩千

首。靜衆尋梅酒百缸。若說絃歌與風景。主人兼是碧油幢。

大和二年。崔鄘侍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却將春色入關來。

胡証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度嘗狎遊。爲兩軍力人十許輩。陵轢勢甚危窘。度潛遣一介求救於証。証衣皁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証飲後到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杯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証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蹉。（自謂燈臺。）証復舉三鍾。次及一角觚者。凡三臺三偏。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座。証舉蹉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証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崔沆及第年。爲主罰錄事。同年盧豕。俯近關宴。堅請假往洛下拜慶。既而淹緩久之。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豕以雕幰載妓。微服韝鞚。縱觀於側。遽爲團司所發。沆判之略曰。深攲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咸通中。進士及第過堂後。便以騶從車服侈靡之極。稍不中式。則重加罰金。蔣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時家君任太常卿。語泳曰。爾門緒孤微。不宜從世祿所爲。先納罰錢。愼勿以騶從也。

盧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頗以宴醵爲急務。常俯關宴。同年皆患貧。無以致之。一旦紿以遊齊國公亭

子。既至。皆解帶從容。文煥命團司牽驢。時柳璨告文煥以驢從非已有。文煥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銜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煥憂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列於岸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矣。所存者唯尚書省亭子而已。進士關宴。常寄其間。既徹饌。則移樂泛舟。率爲常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中東床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鞍。櫛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尚書爲大京兆。楊知至侍郎將攜家人遊。致書於能。假舫子。先是舫子已爲新人所假。能答書云。已爲三十子之鳩居矣。知至得書。怒曰。昨日郎吏。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權知大尹。開成五年樂和李公榜。於時上在諒闇。故新人遊賞。率常稚飲。詩人趙嘏寄贈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迴颸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空。

寶歷年中。楊嗣復相公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僕射與所執坐於正寢。公領諸生翼坐於兩序。時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唯刑部楊汝士侍郎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年疏傅雖云盛。詎有茲筵醉醴醽。汝士其日大醉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允自補衮拜小儀。王拯自小版拜少

勳渙首唱長句感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榜三年建禮含香次第遷珠彩乍連星錯落桂花曾到月嬋娟玉經磨琢多成器劒拔沈埋便倚天應念銜恩最深者春來爲壽拜尊前裴公答曰謬持文柄得時賢粉署清華次第遷昔歲策名皆健筆今朝稱職並同年各懷器業寧推讓俱上青霄豈後先何事老來猶賦詠欲將酬和永留傳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內道場詩僧廣宣以詩寄賀曰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絕冤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鶺鴒原上共陶鈞起答曰延英面奉入青闈亦選功夫亦選奇在治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學稱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鶯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公誰是證彌天上士與新詩

周墀任華州刺史武宗會昌三年王起僕射再主文柄墀以詩寄賀并序曰僕射十一叔以文學德行當代推高在長慶之間春闈主貢采摭孤進至今稱之近者朝廷以文柄重難將抑浮華詳明典實繇是復委前務三傾貢籍迄今二十二年于茲亦縉紳儒林罕有如此之盛況新榜既至衆口稱公墀忝沐深恩喜陪諸彥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輒敢寄獻用導下情兼呈新及第進士文場三化魯儒生二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鷄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墀初年木鷄賦及第常陪僕射守職內庭雖欣月桂居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水關防不許暫離營時諸進士皆賀起答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隻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峯之下欲徵黃

王起門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詩嵩高降德爲時生洪筆三題造化名鳳詔佇歸專北極驪珠搜得盡

東瀛。褒衣已換金章貴。禁掖曾隨玉樹榮。明日定知同相印。青衿新列柳間營。盧肇字子發。公心獨立副天心。三轅春闈冠古今。蘭署門生皆入室。蓮峯太守別知音。同升翰苑時名重。遍歷朝端主意深。新有受恩江海客。坐聽朝夕繼爲霖。丁稜字子威。三年竭力向春闈。寒斷浮華衆路岐。盛選棟梁稱昔日。平均雨露及明時。登龍舊美無斜徑。折桂新榮盡直枝。莫道只陪金馬貴。相期更在鳳凰池。姚鵠字居雲。昔年桃李已茲榮。今日蘭蓀又發生。蓍菲采時皆有道。權衡分處且無情。叨陪鴛鷺朝天客。共作門闌出谷鶯。何事感恩偏覺重。忽聞金榜扣柴荊。退之自顧微劣。始不敢以叨竊之望。策試之後。遂歸盩屋山居。不期一旦進士團遣人賫榜。扣關相報。方知忝幸矣。高退之字遵聖。當年門下化龍成。今日餘波進後生。仙籍共知推麗則。禁垣同得薦嘉名。桃谿早茂誇新萼。菊圃初開耀晚英。誰料羽毛方出谷。許教齊和九皐鳴。孟球字廷玉。孔門頻建鑄顏功。紫綬青衿感激同。一簣勤勞成太華。三年恩德重維嵩。楊隨前輩穿皆中。桂許平人折欲空。慙和周郎應見顧。感知大造意無窮。劉耕字遵益。常將公道選羣生。猶被春闈屈重名。文柄久持殊歲紀。恩門三啟動寰瀛。雲霄幸接鴛鸞盛。變化欣同草木榮。乍得陽和如細柳。參差長近亞夫營。裴翻字雲章。滿朝簪紱半門生。又見新書甲乙名。孤進自今開道路。至公依舊振寰瀛。雲飛太華清詞著。花發長安白屋榮。忝受恩光同上客。唯將報德是經營。樊驤字彥龍。滿朝朱紫半門生。新榜勞人又得名。國器舊知收片玉。朝宗轉覺集登瀛。同升翰苑三年美。繼入花源九族榮。共仰蓮峯聽雲唱。欲慶仙曲意征營。崔軒字鳴岡。一振聲華入紫微。三開秦鏡照春闈。龍門舊列金章貴。鶯谷新遷碧落飛。恩感風雷皆變化。詩裁錦繡借光輝。誰知散質多榮忝。鴛鷺清塵接布衣。劉希逸字大隱。龍門一變荷生成。況是三傳不朽名。美譽

早聞喧北闕。頹波今見走東瀛。鶯行既接參差影。鷄樹仍同次第榮。從此青衿與朱紫。升堂侍宴更何營。

林滋字後象。恩光忽逐曉春生。金榜前頭忝姓名。三感至公裨造化。重揚文德振寰瀛。佇爲霖雨增相賀。半在雲霄覺更榮。何處新詩添照灼。碧蓮峯下柳間營。

李仙古字垂後。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士滿皇州。獨陪宣父蓬瀛奏。方接顏生魯衛遊。多羨龍門齊變化。屢看鷄樹第名流。升堂何處最榮美。朱紫環尊幾獻酬。

黃頗字無頗。三開文鏡繼芳聲。暗指雲霄接去程。曾壓洪波先得路。早升清禁共垂名。蓮峯對處朱輪貴。金榜傳時玉韻成。更許下才聽白雪。一枝今過郤詵榮。

張道符字夢錫。常將公道選諸生。不是鴛鴻不得名。天上宴迴聯步武。禁中麻出滿寰瀛。簪裾盡過前賢貴。門館仍叨後學榮。看著鳳池相繼入。都堂那肯滯關營。

邱上卿字陪之。重德由來爲國生。五朝清顯冠公卿。風波久佇濟川楫。羽翼三遷出谷鶯。絳帳青衿同日貴。春蘭秋菊異時榮。孔門弟子皆賢哲。誰料窮儒忝一名。

石貫字摠之。文學宗師心稱平。無私三用佐貞明。恩波舊是仙舟客。德宇新添月桂名。蘭署崇資金印重。蓮峯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難繼鸞凰上漢聲。

李潛字德隱。科文又主守初時。光顯門生濟會期。美擅東堂登甲乙。榮同內署待恩私。羣鶯共喜新遷木。雙鳳皆當卽入池。別有倍深知感士。曾經兩度得芳枝。

孟守字處中。儒雅皆傳德教行。幾敦浮俗贊文明。龍門昔上波濤遠。禁署同登渥澤榮。虛散謬當陪杞梓。後先寧異感生成。時方側席徵賢急。況說謌謠近帝京。

唐思言字子文。聖朝文德最推賢。自古儒生少比肩。再啟龍門將二紀。兩司鶯谷已三年。蓬山皆羨齊榮貴。金榜誰知忝後先。正是感恩流涕日。但思旌旆碧峯前。

左牢字憲膠。春闈帝念主生成。長慶公聞兩歲名。有詔赤心分雨露。無私和氣

浹寰瀛。龍門乍出難勝幸。鶯侶先行是最榮。遙仰高峯看白雪。多慙屬和意屏營。（王甚夷字無黨。）長慶曾收間世英。早居臺閣冠公卿。天書再受恩波遠。金榜三開日月明。已見差肩趨翰苑。更期聯步掌台衡。小儒謬蹟雲霄路。心仰蓮峯望太清。（金厚載字化光。）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啟賀。略曰。桂枝折處。著萊子之采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分之名弟故也。）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如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華州榜辟侍郎諸門生詩曰。時君過聽委平衡。粉署華燈到曉明。開卷固難窺浩汗。執心空欲慕公平。機雲筆吾臨文健。沈宋篇章發韻清。自笑觀光渾昨日。披心爭不愧羣生。

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牽費。俄有一僕願爲月傭。服飾鮮潔。謹幹不與常等。覩鈞褊乏。往往有所資。時俯及闕宴。鈞未辦醵率。撓形於色。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郎君可以處分。最先後勾當何事。鈞初疑其妄。既而將覘之。紿謂之曰。爾若有伎。吾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爲備宴之所。次則徐圖。其僕唯而去。頃刻乃迴。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強往看之。既而朱門甲第。擬於宮禁。鈞不覺欣然復謂曰。宴處卽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但請選日啟聞侍郎。張陳某請專掌。鈞始慮其非。反覆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既宴除之日。鈞止於是。俄覩幕帟茵毯。華煥無比。此外

松竹花卉皆稱是。鈞之醵率畢至。由是公卿間靡不誇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逮旬日。鈞異其事。馳往舊遊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見頹垣壞棟而已。議者以鈞之仁感通神明。故爲曲贊一春之盛。而成終身之美。盧肅鈞之孫貞簡。有祖風。光化初。華州行在及第。洎大寇犯闕。二十年縉紳靡不褊乏。肅始登第。俄有李鴻者造之。願傭力。鴻以錐刀暇日。往往反資於肅。此外未嘗以所須爲意。肅有舊業在南陽。常令鴻徵租。皆如期而至。往來千里。而未嘗侵費一金。既及第。鴻奔走如初。及一春事畢。鴻卽辭去。

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永寧劉公第二子覃及第。時公以故相鎮淮南。敕邸吏日以銀一鋌資覃醵罰。而覃所費往往數倍。邸吏以聞。公命取足而已。會時及薦新。狀元方議醵率。覃潛遣人厚以金帛預賻數十碩矣。於是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螢畫一小盎。亦不啻數升。以至參御輩。靡不霑足。

羅玠貞元五年及第。關宴曲江。泛舟舟沉。玠以溺死。後有關宴前卒者。謂之報羅。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義俠之徒也。咸通十四年。韋昭範先輩登第。昭範乃度支侍郎楊嚴懿親。宴席間帟幕器皿之類。皆假於計司。楊公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中宴于曲江亭。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旁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及肩。復以巨筆振築佐酒。謔浪之詞。所不忍聆。諸君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墜。於是連加歐擊。復奪所

執筆。筆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門子乃操筆迎擊。中者無不面仆于地。敕使亦爲所筆。既而奔馬而返。左右從而俱入。門亦隨閉而已。座內甚欣媿。然不測其來。仍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歐者訊之曰。爾何人。與諸郎君誰素。而能相爲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平其下人無禮耳。衆皆嘉歎。悉以錢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則當爲擒矣。後旬朔。座中賓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閩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楚娘。閩娘。妓之尤者。）

盧肇袁州宜春人。與同郡黃頗齊名。頗富於產。肇幼貧乏。與頗赴舉。同日遵路。郡牧於離亭餞頗而已。時樂作酒酣。肇策蹇郵亭側而過。出郭十餘里。駐程俟頗爲倡。明年肇狀元及第而歸。刺史已下接之大慙。恚會延肇看競渡。於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銜得錦標歸。（錦標。船頭所得。）

薛監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而出。時進士團所由輩數十人。見逢行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曬然。卽遣一介語之曰。報道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許晝者。睢陽人也。薄攻五字詩。天復四年。大駕東幸。駐蹕甘棠。晝於此際及第。梁太祖長子號大卿郎君者。常與晝屬和。晝以卿爲奧主。隨駕至洛下。攜同年數人。醉於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許朵。主吏前白云。凡此花開落。皆籍其數。申令公。秀才柰何恣意攀折。晝慢罵久之。主吏銜之。潛遣一介馳報梁祖。梁祖聞之。頗睚眦。獨命械晝而獻于時大卿竊知。間道先遣使至。晝遂亡命河北。莫知所止。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乾符四年。諸先輩月燈閣打毬之會。時同年悉集。無何爲兩軍打毬軍將數輩。私較於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強遲留。用抑其銳。劉覃謂同年曰。僕能爲羣公小挫彼驕。必令解去。如何。狀元已下應聲請之。覃因跨馬執杖。躍而揖之曰。新進士劉覃擬陪奉。可乎。諸輩皆喜。覃馳騶繫拂。風驅雷逝。彼皆瞪眙俄策得毬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數輩慙沮。俛俛而去。時閣下數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咸通十三年三月。新進士集於月燈閣。爲蹙鞠之會。擊拂既罷。痛飲於佛閣之上。四面看棚櫛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縱觀焉。先是飲席未合。同年相與循檻肆覽。鄒希回者。年七十餘。榜末及第。時同年將欲卽席。希回堅請更一巡歷衆。皆笑或謔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大中十年。鄭顥都尉放榜。請假往東洛覲省。生徒餞於長樂驛。俄有紀於屋壁曰。三十騷騷一烘塵。來時不鎖杏園春。楊花滿地如飛雪。應有偷遊曲水人。

乾符丁酉歲。關宴甲於常年。有溫定者。久困場屋。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設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

輿。金翠之飾。奩出於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於柳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鷁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輿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定膝脛偉而毳。衆忽覩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之。或曰此必溫定矣。

乾寧末。駕幸三峯。太子太師盧知猷於西溪亭子赴進士關宴。因謂前達曰。老夫似這關宴。至今相繼赴三十箇矣。

李嶠及第。在偏侍上。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遣賃油幕以張去之。嶠先人舊廬升平里。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亘通衢。殆足一里餘。參馭輩不啻千餘人。鞿馬車輿。闐咽門巷。來往無有霑濡者。而金碧照耀。頗有嘉致。嶠時爲丞相韋都尉所委。干預政事。號爲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韋宙女。宙常資之金帛不可勝紀。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于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爲添前字。或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羣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嘗列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正卿。

李湯題名於昭應縣樓。韋蟾覩之。走筆留謔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

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岳之闕門大順中戶部侍郎司空圖以一絕紀之曰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鞞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八中最少年樂天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攜之謁李涼公逢吉公時爲校書郎于時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攜行看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上達由君成德以愼立而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遂寫二十餘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論曰科第之設沿革多矣文皇帝撥亂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籠英彥邇來林棲谷隱櫛比鱗差美給華資非第勿處雄藩劇郡非第勿居斯乃名實相符亨達自任得以惟聖作則爲官擇人有其才者靡捐於甕牖繩樞無其才者詎繫於王孫公子莫不理推輩一時契大同垂三百年擢士衆矣然此科近代所美知其美之所美者在乎端已直躬守而勿失昧其美之所美者在乎貪名巧宦得之爲榮噫大聖設科以廣其教柰何昧道由徑未旋踵而身名俱泯又何科第之庇乎矧諸尋芳逐勝結友定交競車服之鮮華騁杯盤之意氣沽激價譽比周行藏始膠漆於羣強終短長於逐末乃知得失之道坦然明白邱明所謂求名而亡欲蓋而彰苟有其實又何科第之闕歟

唐摭言卷四

節操

裴晉公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者在洛中。大爲縉紳所神。公時造之問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卽當餓死。然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勿以蔬糲相鄙。候旬日爲郎君細看。公然之。凡數往矣。無何。阻朝客在彼。因退遊香山佛寺。徘徊廊廡之下。忽有一素衣婦人。致一緹縵於僧伽和尙欄楯之上。祈祝良久。復取笈擲之。叩頭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其所致。意彼遺忘。既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爲收取。躊躇至暮。婦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攜之歸所止。詰旦復攜就彼。時寺門始闢。俄覩向者素衣疾趨而至。逡巡撫膺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新婦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遺津要。不幸遺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顧而去。尋詣相者。相者審度聲色頓異。大言曰。此必有陰德及物。此後前塗萬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詰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秖此便是陰功矣。他日無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極人臣。

盧大郎補闕。盧名上字與僕家諱同。下字曰暉。升平鄭公之甥也。暉少孤。長於外氏。愚常誨之。舉進士。咸通十一年初舉。廣明庚子歲。遇大寇犯闕。竄身南服。時外兄鄭續鎭南海。暉向與續同庠序。續仕州縣官。暉自號白衣卿相。

然二表俱爲愚鍾愛爾來未十稔績爲節行將暉乃窮儒復脫身虎口挈一囊而至績待之甚厚時大駕幸蜀天下沸騰績勉之出處且曰人生幾何苟富貴可圖何須一第耳暉不答復請賓佐誘激者數四復虛右席以侍暉暉因曰大朝設文學之科以待英俊如暉能否焉敢期於饕餮然聞昔舅氏所勗常以一第見勉今舊館寂寥柰何違宿昔之約苟白衣歿世亦其命也若見利改途有死不可績聞之加敬自是

龍鍾場屋復十許歲大順中方爲宏農公所擢卒於右衮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操守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卽姨妹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子爲託曰其長揖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不可適衆皆伏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燈臺市之而命洗刷却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緡錢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迴停舟徒步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覩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常隷事翁姑于此子孫不肖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紿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

論曰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其先矧乃五常者總之於仁百慮者試之於利禍福不能迴至德貧富不能窺至仁夫炯戒之倫而窮達不侔者其惟命與苟屈諸道又何窮達之異致矣

與恩地舊交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牦衣待至公。孟棨年長於小魏公。放榜日。棨出行曲謝。沆泣曰。先輩吾師也。沆泣。棨亦泣。棨出入場籍三十餘年。長孫籍與張公舊交。公兄呼籍。公嘗諷其改圖。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師友

李華以文學名重於天寶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員外。起爲相國李梁公峴從事檢校吏部員外。時陳少遊鎭淮陽。尤仰公之名。一旦城門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簪笏待之。少頃。復曰。云已訪蕭公功曹矣。卽穎士也。

盧江何長師、趙郡李華、范陽盧東美。少與韓襄爲友。江淮間號曰四夔。

裴佶字宏正。宰相耀卿之孫。吏部郎中綜之子。卒於工部尙書。鄭餘慶請先行朋友服。私謚曰貞。子曰泰章。

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任陸渾尉。時元魯山客死是邑。潭減俸禮葬之。復卹其孤。李華三賢論云。潭。昂之孫。有古人風。李華稱元德秀、張友略。志如道德行如經術。

貞元十三年。李摯以大宏詞振名。與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及第時俱二十五歲。）又同門。摯嘗荅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隴西李舟．與齊相國映友善．映爲將相．舟爲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遷于夔．舟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幸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爲詭我．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爲不幸．爲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又爲准．僕昧時者．謹以爲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以三歎．僕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農．爲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李華祭蕭穎士文．維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趙郡李華．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亡友故楊府功曹蘭陵蕭公之靈．嗚呼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譬罰深重．艱難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途窮易感．況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掄阨終身．避亂全絜．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類無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存實等泣血千里．羇旅相依．聞其一哀．心骨皆斷．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雖欲寄詞．秖益塡塞．茂挺君其降靈．尚享．

韓文公瘞硯文．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寔二年．登上第．行於褒谷間．役者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識之．

士乎成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瓦礫異杜工部交鄭廣文嘗以詩贈虔曰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義出羲皇先生所孤或屈宋德尊一代常壈坎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短褐身窄鬢如絲日羅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衾期得錢則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眞我師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簾前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塡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某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澹生前相遇且銜盃又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頻遭官長罵垂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及虔卽世甫賦八哀詩其一章誄虔也

崔羣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爲友羣佐宣州幕時愈與羣書論交略云考之百行而無瑕窺之闇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然曉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麁巨細出入晦明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廣之誠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也

劉駕與曹鄴爲友俱攻古風詩鄴旣擢第而不卽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

毛傑與盧藏用書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于盧公足下傑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鷄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

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擢爲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闥忠弼在躬優柔薦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嗟掃門而不逮豈知羣邪遘逆聯聲嗷嗷紫奪我朱遠詣惡士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渝餌芝朮以養閒坐煙篁而收思傑梁鴻遠旅閔仲未歸留戀德音徘徊失路亙鄉童子當願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四海弟兄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況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儻能憐雲壑獎無知懲張良小子說鴻濛之偈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寤霧露之微潤裒多益寡落邱山之一毫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盧答毛公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癘裹糧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禮期我遐意詢于道眞使人慚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冥志深蔽滅木穹窒鍊九還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肖蚪獨彷魍魎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椎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負家爲孽置身于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晷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鵾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隱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眞不知寰宇之廖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爲是儻吾人起予指掌而說今之隱儿不亦樂乎道在稊稗無相阯曷爲區區過勞按劍也頃

風眩成疾。下淚復厲筆力此還答。無所銓次。淹遲日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方干師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翺、張籍。皆升朝籍。北面師之。故愈答崔立之書曰。近有李翺、張籍者。從予學文。翺與陸傪員外書。亦曰。韓退之之文。非茲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黃頗師愈爲文。亦振大名。頗嘗覩盧肇爲碑版。則唾之而去。案實錄、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能卹其孤。復爲畢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爲郎君。於文公處稱門生。

氣義

郭代公年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爲友。時有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爲學糧。忽有一衰服者叩門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舉大事。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卽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爲趙、薛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其年爲糧食斷絕。竟不成舉。

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店有一士呼嗟數四。執易潛伺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

代公爲通泉縣尉。掠賣千餘人。以供過客。天后異之。召見。大愜聖旨。幷口占古劍一篇以進。上奇之。命繕

寫當直學士。

楊虞卿及第後。舉三篇。爲校書郎。來淮南就李僧親情。遇前進士陳商啓護窮窘。公未相識。問之。倒囊以濟。

李北海年十七。攜三百縑就納國色。偶遇人啓護。傾囊救之。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瞪莫知其來。啓緘。卽知戴潛遣一介郵其家矣。

贊曰。孰以顯廉。臨財不苟。孰以定交。宏道則久。窮乃益堅。達以胡有。無得無喪。大長地久。君子行之。小人則否。

唐摭言卷五

切磋

大居守李相讀春秋誤呼叔孫婼敕略爲婼敕暑日讀一卷有小吏侍側常有不懌之色公怪問曰爾常讀此書耶曰然胡爲聞我讀至此而數色沮耶吏再拜言曰緣某師授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敕略爲婼敕暑方悟耳公曰不然吾未之師也自檢釋文而讀必誤在我非在爾也因以釋文示之蓋書略字以田加首久而成各日配皆爲暑小吏因委曲言之公大慚媿命小吏受北面之禮號爲一字師

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簺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凡三書其一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累於令德又高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不爲損況爲博簺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籍實不識其然文公答曰吾子譏吾與人言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體也若高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誨之耳博簺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

羊紹素夏課有畫狗馬難爲功賦其實取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吳子華子華覽之謂紹素曰吾子此賦未嘉賦題無鬼神而賦中言鬼神子盍爲畫狗馬難於畫鬼神賦卽善矣紹素未及改易子

華一夕成於腹笥。有進士韋豪。池州九華人。始以賦卷謁子華。子華聞之甚喜。豪居數日。貢一篇於子華。其破題曰。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於鬼神。子華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紹素竟不能以已下之。其年。子華爲豪取府元。

陳嶠謁安陸鄭郎中誠。三年方一見。誠從容謂嶠曰。識閔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誠曰。不妨與之還往。其人文似西漢。

吳融。廣明中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人多贊謁之如先達。有王圖工詞賦。投卷凡旬月。融既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更曾得盧休信否。何堅臥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也。休圖之中表長於八韻。向與子華同硯席。晚年拋廢歸鏡中別墅。

李翺與陸傪書。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翺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予與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旨。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當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

尋常之所爲者。亦以贈焉。亦唯讀觀愈之詞。冀一詳焉。翊再拜。

李元賓與弟書曰。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應明經。爲復有文。明經世傳。不可墜也。文貴天成。強不高也。二事並良。苟事立。汝擇處高。

景福中。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法華經一千部。上待之恩渥有加。宣從約入內。賜齋。面錫紫衣一副。將行。太常博士戴司顏以詩贈行。略曰。遠來朝鳳闕。歸去戀元侯。時吳子華任中諫。司顏仰公之名。志在屬和。以爲從約之資。融覽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師更不要見。便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皇甫湜答李生二書。第一書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爰書其愚。爲足下答。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出衆。出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巍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錮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爲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向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舍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急急於

立法寧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記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固昧。聊復所爲俟見方盡。湜再拜。

皇甫湜與李生第二書。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卽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尙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言文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卽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其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爲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元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爲文學。案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卽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爲所庶幾。遂讎嫉之耶。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

異。天下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爲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偸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唯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

韓文公、皇甫補闕見李長吉時年七歲。二公不之信。因面試高軒過一篇。

蔣凝成通中詞賦絕倫。隨計。塗次漢南。謁相國徐公。公見其人幺麽。不信有其才。因試峴山懷古一篇。凝

於客位賦成。公大奇之。

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特置五場試。第一場雜文。第二場試歌篇。第三場表檄。先是盧宏正一人就試。來者皆慄縮而退。馬植以將家子來求薦。文公與從事皆鄙之。專令人伺其詞句。既而試登山采珠賦。曰文豹且異於驪龍。采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衆皆大驚。遂奪宏正解元矣。

黎逢氣貌山野。及第年。初場後至。便於簾前設席。主司異之。誚其生疎。必謂文詞稱是。專令人伺之。句句來報。初聞云。何人徘徊。曰亦是常言。既而將及數聯。莫不驚歎。遂擢爲狀元。

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座。而閻公意屬子壻孟學士者爲之。已宿搆矣。及以紙筆巡讓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眞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

論曰。書云。人無常師。主善爲師。於戲。近世浮薄。率皆貴彼生知。恥乎下學。質疑問禮者。先懷愧色。探微賾奧者。翻汨沈流。風教頹圮。莫甚於此。由是李華自曰師於茂挺。李翺亦曰請益退之。于時名遂功成。才高位顯。務乎矯俗以遏崩波。盛則盛矣。方之繆公以小吏一言。北面而師之者。可謂曠古一人而已。有若考覈詞藝之臧否。振舉後生之行藏。非唯立賢所謂報國噫。今之論者。信僥倖之賊歟。

唐摭言卷六

公薦門生薦坐主師友相薦附

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爲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眞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覽於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卽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卽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卽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爲誰曰杜牧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間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矣牧雖屠沽不能易也

韓文公皇甫湜貞元中名價籍甚亦一代之龍門也奇章公始來自江黃間置書囊於國東門攜所業先詣二公卜進退偶屬二公從容皆謁之各袖一軸面贄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而掩卷問之曰且以拍板爲什麽僧孺曰樂句二公因大稱賞之問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隨計進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國門荅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當垂名耳因命於客戶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適二公訪之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自遺闕而下觀者如堵咸投刺先謁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許下爲詩詞意入癖時人多笑之吳翰林融爲侍御史出官峽中

延讓時薄遊荊渚。貧無卷軸。未遑贄謁。會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讓百篇。融覽大奇之。曰。此無他貴。不尋常耳。於是稱之於府主成汭。時故相張公職大租於是邦。常以延讓爲笑端。及融言之。成爲改觀。由是大獲舉糧。延讓深所感激。然猶因循。竟未相面。後值融赴急徵入內庭。孜孜於公卿間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襄南。融一見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於是攘臂成之矣。

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王泠然。謹再拜上書相國燕公閤下。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則僕所以有意上書於公爲日久矣。所恨公初爲相。而僕始總角。公再爲相。僕方志學。及僕預鄉舉。公左官于巴邛。及僕參常調。而公統軍于沙朔。今公復爲相。隨駕在秦。僕適効官。分司在洛。竟未識賈誼之面。把相如之手。則堯舜禹湯之正道。稷薛夔龍之要務。焉得與相公論之乎。昔者公之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用之乎。今公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未富貴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甲科。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于今亦三十年後進之士。公勿謂無其人。何者。長安令裴耀卿。於開元五年。掌天下舉。擢僕高第。以才相知。今尚書右丞王邱。於開元九年。掌天下選。拔僕清資。以智見許。然二君者。若無明鑒。寧處要津。是僕亦有文章。思公見也。亦未富貴。思公用也。此非自媒自衒。恐不道不知。有唐以來。無數才子。至於崔融、李嶠、宋之問、沈佺期、富嘉謀、徐彥伯、杜審言、陳子昂者。與公連飛並驅。更唱迭和。此數公者。眞可謂五百年後挺生矣。天喪斯文。凋零向盡。唯相公日新厥德。長守富貴。甚善甚善。是知天贊明主而福相公。當此之時。亦宜應天之休。報主之寵。彌縫其闕。匡救其災。若尸

祿備員，則焉用彼相矣。僕聞位稱變理者，則道合陰陽，四時不愆，則百姓無怨。豈有冬初不雪，春盡不雨，麥苗繼日而青死，桑葉未秋而黃落，蠢蠢迷愚，嗷嗷愁怨，而相公溫眠甲第，飽食廟堂，僕則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而怨相公也。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言人君欲賢者而不用，徒張此意，厥災荒云大旱也。陰陽不雨，復曰：師出過時，茲謂曠。其旱不生，夫天道遠，人道邇，僕多言者也，安知天道，請以人事言之。主上開張翰林，引納才子，公以傲物而富貴驕人，爲相以來，竟不能進一賢，拔一善。漢高祖云：當今之賢士，豈獨異於古人乎，有而不知，是彰相公之暗；知而不用，是彰相公之短。故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雲纔積而便散，雨垂落而復收，此欲德不用之罰也。仍聞六胡爲孽，日寇邊陲，邦家連兵，來往塞下，巴西諸將，必不出師，過時之咎也。四郊之多壘，卿大夫之辱也。不知廟堂肉食者，何以謀之。相公在外十餘年，而復相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今人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則不雨，公將若之何。昨五月有恩，百官受賜，相公官既大，物亦多有，金銀器及錦衣等，聞公受之，面有喜色。今歲大旱，黎民阻饑，公何不罔辭金銀，請賑倉廩，懷寶衣錦，於相公安乎。百姓餓欲死，公何不舉賢自代，讓位請歸。公三爲相，而天下之人皆以公爲亢極矣。夫物極則反，人盛必衰，日中則昃，月成則虧，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今公富貴功成，文章名遂，唯身未退耳。相公昔在南中，自爲岳陽集，有送別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則知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寬，賈誼非流竄不能作賦以自安，公當此時，思欲生入京華，老歸田里，脫身瘴癘，其可得乎。今則不然，忘往日之棲遲，貪暮年之富貴，僕恐前途更失，後悔難追。

主上以相公爲賢。使輔佐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明君之舉。豈曰能賢。僕見相公事方急。不可默諸。桃李公聞人之言或中。猶可收以桑榆。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詠曰。凄涼丞相府。餘慶在元成。蘇公一聞此詩。移相公於荆府。積漸至相。由蘇得也。今蘇屈居益部。公坐廟堂。投木報瓊。義將安在。亦可舉蘇以自代。然後爲方朔之行。抑又聞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報國之重。莫若進賢。去年赦書云。草澤卑位之間。恐遺賢俊。宜令兵部郎作牒目。徵召奏聞。而吏部起請云。試日等第全下者。舉主量加貶削。條目一行。僕知天下父不舉子。兄不舉弟。向者百司諸州長官。皆無才能之輩。並是全軀保妻子之徒。一入朝廷。則恐出。暫居州郡。即思改。豈有輕爲進舉。以取貶削。今聞天下向有四百人應舉。相公豈與四百人盡及第乎。既有第差。由此百司諸州長官。懼貶削而不舉者多矣。僕竊謂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未必能鳴鼓四科。而裹糧三道。其不得舉者。無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何足算哉。何乃天子令有司舉之。而相公令有司拒之。則所謂欲德不用。徒張此意。事與京房易傳同。故天下以大旱相試也。去年所舉縣令。吏部一例與官。舉若得人。天下何不雨。賢俊之舉。楚既失之。縣令之舉。齊亦未得。夫有賢明宰相。尚不能燮理陰陽。而令庸下宰君。豈即能緝熙風化。相公必欲選良宰。莫若舉前倉部員外郎吳太元爲洛陽令。必欲舉御史中丞。莫若舉襄州刺史靳□。清輦轂之路。非太元不可。生臺閣之風。非靳不可。僕非吳靳親友。但以知其賢明。相公有而不知。知而不用。亦其過深矣。抑又聞之。昔閔子騫爲政。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凡校書正字。一政不得入幾。相公

曾爲此職。見貞觀已來故事。今吏部侍郎楊滔。眼不識字。心不好賢。蕪穢我清司。改張我舊貫。去年冬奏請。自今已後。官無內外。一例不得入畿。卽知正字校書。不如一鄉縣尉。明經進士。不如三衞出身。相公復此改張。甄別安在。古人有坐釣登相。立籌封侯。今僕無尙父之謀。薛公之策。徒以仕於書苑。生於學門。小道逢時。大言祈相。僕也幸甚幸甚。去冬有詩贈公。愛子協律。其詩有句云。官微思倚玉。交淺怯投珠。呂氏春秋云。嘗之爨之味。可知一鼎之味。請公且看此十字。則知僕曾吟五言。則亦更有舊文。願呈作者。如公之用人。蓋已多矣。僕之思用。其來久矣。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雖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此書上論不雨。陰陽乖度。中願相公進賢爲務。下論僕身求用之路。事繁而言不典。理切而語多忤。其善也必爲執事所哂。其惡也必爲執事所怒。儻哂旣罷。怒方解。則僕當持舊文章而再拜來也。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出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上面許偓爲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鎭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迴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歎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嫌釁。馳入。請見於上前。具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主叱之。偓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窓裏日光飛野馬。柊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秦竽。

崔顥薦樊衡書。夫相州者。九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絕倫。

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深識可以軌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用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類。莫不踴躍。況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圭。陪鑾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奬。得奔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今當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願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屏。用增戰汗。

顯薦齊秀才書。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爲軍中之書記。節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考叔。年二十四。舉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疏眉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甚畏慎。執事儻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棄幽遠。況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宇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斯人也。請爲閤下記其若此。唯用與舍。高明裁之。謹再拜。

李翺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翺載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攘戎狄。匡周室。亡國存。荊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唯霸者焉。雖聖人亦不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皐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之內。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

尊驢兒共工之徒於朝禹稷皐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能得無爲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執滅之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士千里者孰有如閣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得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閣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閣下復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聞閣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爲閣下惜焉豈惟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閣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閣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其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爲天地寬其窮也

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士奇人。皆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而能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往。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賢者不好色。而好德者。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色與德均好者。復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財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萬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而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聖之廟。猶不能朝夕而事焉。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士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體。其爲惜之。不可既矣。閣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柰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贊曰。舉孤棄讐。聖人所美。下展蔽善。匹夫所鄙。懿彼數公。時行時止。守道克勤。薦賢不倚。泠然所尚。鴻儒

不爲矣。

唐摭言卷七

起自寒苦不第即貴附。

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琰、從弟上德三人同舉進士。義琛等隴西人。世居鄴城。國初草創未定。家素貧乏。與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隨計至潼關。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陽商人見而憐之。延與同寢處。居數日。雪霽而去。琛等議嚮驢以一醉酬之。商人竊知不辭而去。義琛後宰咸陽。召商人與之抗禮。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長史。義琰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門郎中。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飡。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絕句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脩。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氣色。謂公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其所卜。

李絳趙郡贊皇人。曾祖貞簡。祖岡。官終襄帥。絳爲名相。絳子璋。宣州觀察。楊相公造白檀香亭子初成。會親賓落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狹。織一地毯。其日獻之。及收敗。璋從坐。璋子德璘。名過其實。入梁。終夕拜。

徐商相公常於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家廟碑云。隨僧洗鉢。

韋令公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大師。隨僧齋粥。淨光有人倫之鑒。常器重之。

好放孤寒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太尉德裕。頗爲寒畯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昭宗皇帝頗爲寒畯開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無問文章厚薄。鄰之金瓦。其間屈人不少。孤寒中唯程晏黃滔擅場之外。其餘以呈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蠙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閫閾者也。

升沈後進

太和中。蘇景允、張元夫爲翰林主人。楊汝士與弟虞卿及漢公。尤爲文林表式。故後進相謂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

大中咸通中。盛傳崔愼由相公嘗寓尺題於知聞。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潛。朝中無呼字。知聞廳裏。絕脫靴賓客。凝終宣城。瓚禮部尚書。潛侍中。

太平王崇簠賢二家。率以科目爲資。足以升沈後進。故科目舉人相謂曰。未見王簠。徒勞漫走。

奇章公始舉進士。致琴書於灞滻間。先以所業謁韓文公。皇甫員外。時首造退之。退之他適。第留卷而已。無何退之訪湜。遇奇章亦及門。二賢見刺。欣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技。卜妍醜於崇匠。進退惟命。一囊猶寘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爲什麼。對曰。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謀所居。二公沈默良久曰。可於客戶坊稅一廟院。公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復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其日聯鑣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輩轂名士。咸往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

論曰。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苟華而不實。以比周鼓譽者。不爲君子腹誹鮮矣。

知己

張燕公知房太尉。獨孤常州知梁補闕。二君子之美。出於李翺上楊中丞書云。竊以朝廷之士。文行光明。可以爲後進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翺亦常伏其門下。舉其五人。則無無誘勸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或雖知。欲爲薦言於人。復懼人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信。自信猶且不固。矧曰能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復不如其載。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萬不見一人焉。

李翺感知己賦序。貞元九年。翺始就州序之貢。與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右補闕梁君。當此時。梁君譽塞天下。屬詞求進士奉文章走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翺有相知之

道焉。謂翺得古人之遺風。期翺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翺以拂拭吹噓。翺初謂其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歿。翺漸遊于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既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翺迺知其非面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此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于茲五年。翺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爲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幸無怍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名聲晦昧。於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此心。迺知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爲。知而不能譽。則如弗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弗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翺雖不肖。幸辱梁君所知。君爲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得古人之遺風。豈非深歟。而逮及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翺未能有成也。其誰將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予之命久迍邅阨窮也。遂賦知己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　李元賓曰。觀有倍年之友朱巨源。　李華撰三賢論。劉眘虛・蕭穎士・元德秀。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賢。未獲。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辨。況察者未之究爾。鄭衞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采。聽者不達。反以爲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朱顏而止。曼都之姿。雜爲顦顇。縕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復求者亦昏。將割其善惡。在遷政化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予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

不得其政。蕭呼吸折節而獲易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甚。獎能太重。元奉親孝而樂天知命。以爲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乃述詩書禮易春秋。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詩書爲煩。尤罪子長不編年。乃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以序纘脩。以迄于今。志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人□。劉備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粲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抑。當廢興去就之際。一死一生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常見詬於人中。取其節之舉足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徧精。其貫穿甚於精者。文方復雅尚之至。嘗以律度百代爲任。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邁蹈厲。可無知者言也。茂挺父爲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還莒。道邀車發辭哀乞。惟一悌下。卽日舍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卿矣。每見魯山。卽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深明。操持不苟。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能斷。趙郡李蕘伯高。含大雅之素。蕘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謀道。沈遠廉靜。梁國

喬澤德源昂昂有古風宏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元者也劉在京口下常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卽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未對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眞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叔堅明沖粹范陽盧虛舟幼眞質方而清潁川陳讜言士然讀而不厭渤海吳興宗秀長專靜不渝潁川陳謙不器行古人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俊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爲德選汝南邵軫緯卿有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秀融粹而俊激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鄰恢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博故事長樂賈至幼鄰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友略維之履道體仁友略族弟邈季遐溫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疎明簡暢潁川韓拯佐元行略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溫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潁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貫百家之言是皆後於蕭者也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蕭李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間不幸元罷魯山終于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今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一云李華復有權皇張友略出皇墓銘顏眞卿與陸據柳芳善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吟味不已。因目嘏爲趙倚樓。復有贈嘏詩曰。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灞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借予看。紫微更寄張祐略曰。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其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爲肅所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愈等既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卜。

李華著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詩詩謁顧況。況謔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歎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蔣凝。江東人。工於八韻。然其形不稱名。隨計途次襄陽。謁徐相商公。疑其假手。因試峴山懷古一篇。凝於客次賦成。尤得意。時溫飛卿居幕下。大加稱譽。

論曰。夫求知者。匪言不通。既通者。匪節不合。得之於內。失之於外。萬萬不能移也。所以越石父免於縲紲。

未旋踵而責以非禮。善窺其合而已矣。其有屬辭敍事。言雖訐直。知之者不其咎歟。苟異於是。其如險詖何。